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一

沈括

存中

異事 異疾附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熙寧中予使契丹

至其極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帳是時新

雨霽見虹下帳前澗中予與同職扣澗觀

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

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絹縠自西望東則見

蓋反也立澗之東西望則為日所鑠都無所

覩久之稍稍正東踰山而去次日行一程

又復見之

孫彥先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則有之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穴可八尺白土書其墻壁

悉似在字字稍異一父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於卧內深隱之處戶牖間無不到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他異

延州天山之巔有奉國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傳尸毗王之墓也尸毗王出於佛書大智論言嘗割身肉以飼餓鷹至割肉盡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縣爲膚施縣詳膚施之義亦與尸毗王說相符按漢書膚施縣乃秦縣名此時尚未有佛書疑後人傳會縣名爲說雖有唐人一碑已漫滅斷折不可讀慶曆中施昌言鎮邠延乃壞奉國寺爲倉發尸毗墓得千餘秤炭其棺槨皆朽

有枯骸尚完脛骨長二尺餘髑骨大如斗并得玉環玦七十餘件玉衝牙長僅盈尺皆爲在位者所取金銀之物即入于後夫爭取珍寶遺骸多爲拉碎但貯一小函中埋之東上閣門使夏元象時爲兵馬都監親董是役爲予言之甚詳至今天山倉側昏後獨行者往往與鬼神遇郡人甚畏之予於譙毫得一古鏡以手循之當其中心則摘然如灼龜之聲人或曰此夾鏡也然夾不可鑄須兩重合之此鏡甚薄畧無鐸跡恐非可合也就使鐸之則其聲當銑塞今扣之其聲泠然纖遠既因抑按而響剛銅當

破柔銅不能如此澄瑩洞徹歷訪鏡工皆
罔然不測

世傳湖湘間因震雷有鬼神書謝仙火三字於
木柱上其字入木如刻倒書之此說甚著
近歲秀州華亭縣亦因雷震有字在天王
寺屋柱上亦倒書云高洞揚鴉一十六人
火令章凡十一字內令章兩字持奇勁似
唐人書體至今尚在頗與謝仙火事同所
謂火者疑若隊伍若干人爲一火耳予在
漢東時清明日雷震死二人於州守園中
脇上各有兩字如墨筆畫扶踈類柏葉不
知何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爲翰林學士
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
弟疑此夢爲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
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韓持國維一陳
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并厚之
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弟兄之說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
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
法類顏真卿極有筆力國字中間或字仍
起挑作尖口全是顏筆知其非偽者其橫
畫即是橫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
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

脚皆橫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

盧中甫家吳中嘗未明而起牆柱之下有光熠然就視之似水而動急以油紙扇搵之其物在扇中澠漾正如水銀而光艷爛然以火燭之則了無一物又魏國大主家亦嘗見此物李團練評嘗言予與中甫所見無少異不知何異也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煮鹽鴨郊其間一卵爛然通明如玉熒熒然屋中盡明置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蘇州錢僧孺家煮一鴨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類

予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爲鄉民誑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爲完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爲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爲牛羊者復爲羊但小耳更呪之則漸大既而復呪之則還爲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中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以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觀其呪語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

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之間往往得小金

餅上有篆文劉主字世傳淮南王藥金也
得之者至多天下謂之印子金是也然止
於一印重者不過半兩而已鮮有大者予
嘗於壽春漁人處得一餅言得於淮水中
凡重七兩餘面有二十餘印背有五指及
掌痕紋理分明傳者以謂涅之所化手痕
正如搥涅之迹襄隨之間故春陵白水地
發土多得金麟趾裊褭中空四傍皆
有文刻極工巧裊褭作團餅四邊無模範
跡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土人謂之
柿子金趙飛鸞外傳帝竊趙昭儀浴多裊
金餅以賜侍兒私婢殆此類也一枚重四

兩餘乃古之一斤也色有紫艷非他金可
比以刀切之柔甚於鉛雖大塊亦可刀切
其中皆虛軟以石磨之則霏霏成屑小說
麟趾裊褭乃婁敬所為藥金方家謂之婁
金和藥最良漢書註亦云異於他金子在
漢東一歲凡數家得之有一窖數十餅者
予亦買得一餅

舊俗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
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
之以為嬉笑親戚間曾有召之而不肯去
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
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自

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今謂之
女仙集行于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
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牋篆茁金篆十
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予與其子弟遊見其
筆跡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
乃好女子其下常爲雲氣所擁善鼓箏音
調淒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
我遊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
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
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鞮而登如履繒絮
冉冉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
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爲之

記傳者甚詳此予目見者粗志于此近歲
迎紫姑仙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
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
無所不能其與國手爲敵然其靈異顯著
無如王綸家者

世有竒疾者呂縉叔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
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
無人識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
數年方稍稍復舊又有一人家妾視直物
皆曲弓絃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鈎醫僧奉
真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
飽餘德占過逆旅老婦愬以飢其子恥之

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簣約百餅猶
稱飢不已日食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飢復
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子友人也亦得
飢疾每飢立須啖稍遲則頓仆悶絕懷中
常置餅餌雖對貴官遇飢亦便齧啖繩有
美行博學有文爲時聞人終以此不幸無
人識其疾每爲之哀傷

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于天
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甌社湖又後乃在新
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
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
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

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
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
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
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
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焰
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爲明珠賦伯易高郵
人蓋常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
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船數
宵以待現名其亭爲玩珠

登州巨嶧山下臨大海其山有時震動山之
石皆頽入海中如此已五十餘年土人皆
以爲常莫知所謂

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鷄卵微紺色瑩徹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觀則末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若回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滴翠珠佛書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雖深皆可見如人仰望虛空月影疑此近之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爲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聲甚詳此不具紀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

歷歷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畧相類也

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爲石適有中人過亦取數莖去云歆進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濕而宜竹耶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根蛇蟹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異耳

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

蛇狀畏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撲之
乃石也村民無知遂碎之時程伯純爲晉
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生物蓋蛇蛻所
化如石蟹之類

隨州醫蔡士寧嘗寶一息石云數十年前得於
一道人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極光瑩如
映人搜和藥劑有纏紐之紋重如金錫其
上有兩三竅以細蔑剔之出赤屑如丹砂
病心狂熱者服麻子許即定其斤兩歲息
士寧不能名乃以歸予或云昔人所煉丹
藥也形色既異又能滋息必非凡物當求
識者辨之

隨州大洪山人李遙殺人亡命踰年至秭歸因
出市見鬻拄杖者等閑以數十錢買之是
時秭歸適又有邑民爲人所殺求賊甚急
民之子見遙所操杖識之曰此吾父杖也
遂以告官司執遙驗之果邑民之杖也榜
掠備至遙實買杖而鬻者已不見卒未有
以自明者有司詰其行止來歷勢不可隱
乃遁隨州大洪殺人之罪遂敗卒不知鬻
杖者何人市人千萬而遙適值之因緣及
其隱匿此亦事之可怪者

至和中文趾馱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
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

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詔欲謂之
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未有以質之
止謂之異獸最爲慎重有體今以予觀之
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
蝦蟇于平津門外註云天祿獸名今鄧州
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曰天
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
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
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
阜爲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
刻獨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
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交趾
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錢塘有聞人紹者常寶一劍以十大釘陷柱中
揮劍一削十釘皆截隱如秤衡而劍鋒無
纖跡用力屈之如鈎縱之鏗然有聲復直
如絃關中种諤亦畜一劍可以屈置盒中
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
則舒屈無方蓋自古有此一類非常鉄能
爲也

嘉祐中伯兄爲衛尉丞吳僧持一寶鑑來云齋
戒照之當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
水濡其鑑鑑不甚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
而坐是時伯兄爲京寺丞衣綠無綠遽有

緋衣不數月

英宗即位覃恩賜緋後數年僧至京師蔡景繁時爲御史嘗照之見已着貂蟬甚自喜不數日攝官奉祀遂假蟬冕景繁終於承議郎乃知鑑之所卜唯知近事耳

三司使宅本印經院熙寧中更造三司宅自薛師政經始宅成日官周琮曰此宅前河後直太社不利居者始自元厚之自拜日入居之不久厚之謫去而曾子宣繼之子宣亦謫去子厚居之子厚又逐而予爲三司使亦以罪去李奉世繼爲之而奉世又謫皆不緣三司職事悉以他坐褫削奉世去

安厚卿主計而三司官廢宅毀爲官寺厚卿亦不終任

嶺表異物誌記鱷魚其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船畫以爲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等其身牙如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鈎極鉅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爲魚或爲鼃黿其爲鱷者不過一二土人設鈎於大豕之身後而流之水中鱷尾而食之則爲所斃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

尺視人輒淚下昇至都中數日方死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此物即虎頭鯊也能變虎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昇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佗異洛中地內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張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買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售人皆以爲妄費及營建廬

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鏤精妙皆爲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書法古怪無人能讀發匣得黃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置第之直斲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錢觀其窠識文畫皆非近古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無妄費安可得也

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挿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畧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悉爲丘墟遂移今縣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言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
屋瓦皆成百花之狀此事五代時已嘗有
之予亦自兩見如此慶曆中京師集禧觀
渠中冰紋皆成花果林木元豐末予到秀
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
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
花如海棠萱草葦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
具氣象生下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搨之
無異石刻

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鷄卵小者如蓮芡悉
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鐫刻次年王
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

豫告耶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二

沈括存中

謬誤 譎詐附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爲竹箭爲箭蓋二物也今採箭以爲矢而通謂矢爲箭者因其箭名之也至於用木爲筈而謂之箭則謬矣

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書與執政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之乃表也深自叙致詞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還之命謂多智變以流人

無因達章奏遂託爲執政書度以上聞因
蒙寬宥

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爲進士狀首揚歷貴近曾
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
掩障自爲之記自書于壁間後人以其時
名至今嚴護之其間叙畫水之因曰設於
聽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
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爲
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
屬故繆以屏爲反坫耳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其間叙草木異物
尤多繆妄率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如云
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鷄舌葉藿膠
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沉香兩木元異鷄舌
即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
自是草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
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
物迥殊元非同類

丁晉公從

車駕巡幸禮成有

詔賜輔臣王

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
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上欲以
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
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尚
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

別賜可也有司具以此聞既各受賜而晉
公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謂近侍曰丁謂
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
有尚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
歸內府

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于口
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
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
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乃覺之遂乞致
仕

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
有術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
得士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有邀以後之
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十
分之七皆以謂術精而言直後舉倍獲有
因此著名終身饗利者

包孝肅尹京号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
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
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
杖旣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
言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
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之
七十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
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固難防也

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
笑比黃河清

李溥爲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計則以大船載東
南美具結納當途莫知紀極章獻太后
垂簾時溥因奏事盛稱浙茶之美云自來
進御唯建州餅茶而浙茶未嘗修貢本
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自國
門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所
貢餘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賄敗竄謫海
州然自此遂爲發運司歲例每發運使入
奏舳艫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予出使淮
南時見有重載入汴者求得其籍言兩浙

棧紙三暖船他物稱是

崔融爲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
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
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
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爲
瓦松殊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
葉何成式亦自不識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

朝列于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
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導
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
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

問

海物有車渠蛤屬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蚘
殼故以爲器緻如白玉生南海尚書大傳
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得大貝如車渠
以獻紂鄭康成乃解之曰渠車罔也蓋康
成不識車渠謬解之耳

李獻臣好爲雅言曾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陝漕
罷赴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
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
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
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已治裝獻臣
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

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
三蓋鄙語謂遭杖爲餐獻臣掩以口官人
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

夢溪筆

卷第二十二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三

沈括存中

譏謔謬誤附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為不逞者所窘
曼卿醉與之校為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
羈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
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吏人
也杖而遣之

司馬相如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澹涇渭
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漾潢漾東注太
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入大
河如何得東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云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
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
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
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防
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姬室畝廣六尺九
畝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餠
耳此亦文章之病也

庫藏中物物數足而名差玄者帳籍中謂之色
繳音嘗嘗有一從官知審官西院引見一武
人於格合遷官其人自陳年六十無材力
乞致仕叙致謙厚其有可觀主判攘手曰
某年七十二尚能拳歐數人此轅門也方

六十歲豈得遽自引退京師人謂之色繳
舊曰官為中允者極少唯老於幕官者累資方
至故為之者多潦倒之人近歲州縣官進
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熱中允又集
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為之近歲
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多除修
撰亦有冷撰熱撰時人謂熱中允不博冷
修撰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
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卧於日中欠伸
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
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有一南方禪僧到京師衣間緋袈裟主事僧素不識南宗體式以爲妖服執歸有司尹正見之亦遲疑未能斷良久喝出禪僧以袈裟送報慈寺泥迦葉披之人以謂此僧未有見處却是知府具一隻眼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爲之語曰問即不會用則不錯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看姚曄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虻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尔多爲蚊虻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爲蚊虻所毒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馬挽車者皆衣韋袴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謂之凌床予嘗按察河朔見挽床者相屬問其所用曰此運使凌床此提刑凌床也聞者莫不掩口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爲都工訟于星子云職位顛倒稱号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散

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
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爲稱呼蓋利乎其
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冗自
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爲健吏至
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
中有人爲詩題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職
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
畱半斤羊肉幾時肥 朝廷聞之曰如此
何以責廉隅遂增今俸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爲
一詩答之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
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
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酒喫肉何曾夢爲
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其荒熙寧中
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此
實養廉隅之本也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
是其數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
勅牒靴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
袍還使人露體戴幘頭復坐語笑終席而
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爲一
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
叅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蔡景繁爲河南軍巡判官日緣事至留司御史
臺閱案牘得乾德中回南郊儀仗使司牒
檢云准來文取索本京大駕鹵簿勘會本
京鹵簿儀仗先於清泰年中末帝將帶逃
走不知所在

江南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
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
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号遷徐氏
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徐氏無男女
少長皆殺之其後齊丘嘗有一小兒病閉
閤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
且雙瞽作一詩書紙爲上放入齊丘第中

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
一箇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
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
殺徐氏之族也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有嬉遊書其壁曰大丞
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
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
至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
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
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
飲沮家顧謂一驕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

此飲速遣有司持酒肴來李二謂李御史也俄頃郡厨以飲食至甚為豐腆有一蓐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得騶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遇豁宿例於宿曆名位下

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曆相傳謂之害肚曆

吳人多謂梅子為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鶩為右軍有一士人遺人醋梅與燂鶩作書云醋浸曹公一鬣湯燂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四

